

高罗佩文集·文学篇





大唐狄公案

【全译注释修订本】

【荷兰】高罗佩 (Robert H. van Gulik) / 著

陈来元 胡明 赵振宇 李惠芳 / 译

陈来元 / 译文注释

The Willow Pattern Copyright © 1965 by Robert van Gulik
Murder in Canton Copyright © 1966 by Robert van Gulik
Judge Dee at Work Copyright © 1967 by Robert van Gulik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2015 by Hainan Publishing House(Hainan
Chu Ban She)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omas van Gulik, Amsterdam, The
Netherlands
ALL RIGHTS RESERVED
中文简体字版权 © 2015 海南出版社
本书由荷兰阿姆斯特丹 Thomas van Gulik 授权出版
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版权合同登记号：图字：30-2014-126 号
大唐狄公案·广州案 / (荷) 高罗佩 (Gulik, R.V.)
著；陈来元等译。-- 海口：海南出版社，2015.10
(高罗佩文集·文学篇)
书名原文：Judge Dee Series
ISBN 978-7-5443-6113-2
I. ①大… II. ①高… ②陈… III. ①侦探小说-荷
兰-现代 IV. ①I563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42716 号

大唐狄公案·广州案

作 者：[荷兰] 高罗佩 (Robert van Gulik)
译 者：陈来元 胡 明 赵振宇 李惠芳
策划编辑：黄宪萍
责任编辑：孙 芳
装帧设计：黎花莉
责任印制：杨 程
印刷装订：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读者服务：蔡爱霞
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
地址：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
邮编：570216
电话：0898-66830929
E-mail: hnbook@263.net
经销：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出版日期：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：880mm × 1230mm 1/32
印 张：8.875
字 数：127 千
书 号：ISBN 978-7-5443-6113-2
定 价：29.80 元

【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、转载，违者必究】

如有缺页、破损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寄回本社更换

狄仁杰 (630 ~ 700)

唐朝并州太原（今山西太原）人。精典章法律、吏治兵刑，中国封建时代杰出的政治家。一生宦海沉浮，先后出任县令、刺史、司马、御史、巡抚、都督、元帅、宰相。

他为官，心系民生；为臣，则忠贞不贰；处世，足智多谋；断案，如有神助。

《旧唐书》记载，狄仁杰任大理丞，仅一年便“断滞狱一万七千人”且“无冤诉者”。武则天时代狄仁杰再任宰相，武则天对狄仁杰十分敬重和信任，以“国老”相称。

狄仁杰病故时，朝野上下凄恻。武则天失声哭泣：国老一去，“朝堂空也”，天夺我国老也！

死后葬于洛阳东郊白马寺。

目 录

飞虎团	001
-----------	-----

狄公赴京师就任新职。途中，黄河洪水从天而降，他与他的亲随被洪水分隔，狄公被困在一座险恶丛生的庄园中。庄园里幽灵的闪现，将意味着什么……

柳园图	047
-----------	-----

长安发生瘟疫，圣上移驾凤翔，狄公临危受命留守京师。京师发生的三起杀人案，难道意味着京师最显赫的三个贵族世家的最终灭绝？

广州案	153
-----------	-----

大理寺正卿狄仁杰以岭南巡抚使的名义南下广州，借考察海口通商事务，暗查柳钦差失踪一案……捕蟋蟀的盲姑娘的出现，能使案情的侦破有突破吗？

作者后记	高罗佩 261
------------	---------



飞虎团

李惠芳 胡明◎译



黄昏，狄仁杰策马行走一条满目荒凉的官道上。白日凝寒，朔风凛冽，他哆嗦着将身上的狐裘长袍往紧里裹了裹。官道的两侧是滔滔奔腾着的洪水，铅灰色的天犹如一面失去了光泽的镜子。寒冬季节，黄河一向水小，流动缓慢，不期今年反常，却发了大水。

混浊的洪水一直绵延到天边，大块大块的乌云被朔风驱赶着涌向远处重阴森严的山峰。

狄公独个信马疾驰，把他的扈从人员远远甩在半里之外。三天前他还在荒漠边缘的北州当刺史，两天后便要赴京师长安去任大理寺正卿了。此时此刻狄公的心情是复杂的，官职的突然擢升^①，使他有点晕眩，在北州的那段传奇般的经历又使他念念不忘。

三天来，狄公和他的扈从人员一直由北向南前进，眼看已临近了黄河。但黄河意外的泛滥造成了方圆一千多里的洪水区，不久之前还是人口稠密、物产丰饶的中原，如今成了一片汪洋。一路上他们看见一队队难民扶老携幼，步履艰难地在寻路觅食。狄公他们在一个小小的官驿吃午饭时，跟从的校尉来报告说，他们已进入了洪水区的中心地带——北堤。他建议狄公在此歇宿，等候北堤方面来的水情报告。但狄公命令继续前进，说当天天黑之前一定要渡过黄河，因为他必

① 擢（zhuó）升——提升。



须在两天内赶到京师谢恩就职。

狄公紧抓着缰绳正得意地驰驱，忽见官道前出现了一个十来丈的大缺口，混浊的黄泥水哗哗奔流而过。缺口的那头，官道通向一座树林茂密的山冈。缺口上架着一座狭窄的、用麻绳和圆木草率扎就的浮桥。浮桥半浮在水面上，随着翻腾的波浪时升时落。

狄公策马刚待上桥，驻守民团的头目大声叫道：“客官，这座桥马上就要断了，水流太急，客官还是权且留步。”

狄公勒定缰绳，迎着刺骨的北风焦急地回头望了望遥遥落在他身后的扈从，随后又低头看了看脚下这座在波涛中摇晃不定的浮桥。他决定碰碰运气，冒险过桥。

他知道翻过对面那座山冈，没三五里路便是黄河北岸了，那里有渡船会将他渡过黄河。

狄公小心翼翼地上了桥。浮桥的圆木浸在泥浆水里很滑，水浪打来，发出“吱吱嘎嘎”的声响。他刚走到浮桥当中，一株被急流卷来的大树撞在浮桥的侧面，随之而起的巨浪滚过浮桥浸到了狄公坐骑的肚子，鞍鞢^①和他穿的马靴全部湿透了。浮桥一阵激烈晃动，险些儿将狄公掀下马来。狄公拍了拍马的脖子，壮着胆镇定地一步一步走着。当他走完浮桥刚跃上了对岸时，只听得身后一声巨响。原来一株连根拔起的大树把浮桥的中间部分顶撞得拱了起来，如一条龙弓起背脊一般，顿时桥身断裂，圆木四散，十来丈的大缺口波涛翻滚。狄公长长吁了一口气，望着身后的滚滚浊浪，策马上路。而他的扈从都被阻隔在缺口的另一侧了。

① 鞍鞢（jiān）——马鞍子和垫在马鞍子下面的东西。

突然，前面树林里一声“沙沙”响，钻出一骑拦路的强盗，高声喊道：“肥羊休走，晓事的留下买路钱！”

狄公见那强盗头上裹着一幅红布，宽大的肩膀上围着一块虎皮，背上一口五环金刀，手中一杆长枪被拨弄得“呼呼”旋转，枪尖儿几乎碰到了狄公坐骑的耳朵。

狄公勒住了马，不由火冒三丈。他朝那强盗嗤了一声，“刷”地抽出腰间的雨龙宝剑便向那强盗砍去。强盗慌忙用长枪来招架，转身又抖起枪尖向狄公猛刺过来。狄公举剑一劈，正中那枪杆，顿时断作两截。强盗大惊，丢了枪杆，夹着马肚便跑进树林里去了。狄公“呵呵”一笑，将宝剑插入鞘内，一面还抱怨自己不应对一个剪径的毛贼如此动怒。

狄公一直上到树林后的山顶，一路上并不曾遇到人。冈头上狂风呼叫，树林里山涛怒吼，翻过这山冈迂回下去便是黄河北堤了。翻腾的波浪冲击着一直向西延伸的岩石堤岸，黄河对岸隐在一片铅灰色的浓雾里。北堤一带并不见有渡船，古渡口只剩下断桩残阶，白色的泡沫哗哗地卷上来又退下去。黄河由西向东呼啸澎湃，发出低沉的隆隆声。

狄公看着这一派萧条凄凉的景色，忍不住叹息频频，双眉紧锁。这时他看见不远的山冈上有一幢旧式的庄园，庄园四周围着高墙，东西两边耸立着高高的戍楼，整个庄园正如一座壁垒森严的城堡。墙里一排高檐鳞次栉比，慢慢升起的炊烟被强劲的北风很快就吹散了。狄公无可奈何，只得去投奔这庄园求借一宿。这时他才发现不仅无法传信给黄河两岸的军营官驿，就是与官道缺口另一侧的扈从亲随也失去了联络。

狄公策马向那庄园走去，忽然发现路旁的大木桩上挂着



狄公将强人的枪杆砍成两段

一颗血淋淋的人头。人头上的长发披覆在已经变了形的脸上，人头下面还钉着一双被剁下来的手。狄公茫然若有所失，慢慢策马向前。

狄公来到庄园的门楼前，见两扇大门上都包着厚厚的一层铁皮，显得十分坚固。他正想敲门，门却是先开了。一个老庄客探出头来，见狄公官员装束，忙将他引进一个宽敞、幽暗的庭院。狄公刚翻身下马，便听到沉重的大门被关上时发出的“嘎嘎”的声音。

一个瘦瘦的管家模样的人迎上前来，气吁吁地说：“我在戍楼上早看见了你，便马上叫庄客去开门。贵相公显然是长途跋涉贵临^①敝庄的吧？”

狄公见那人四十上下年纪，容貌不老，言语文雅，知道是个读过书的人。

“我姓狄，名仁杰，是北州的刺史。此刻正想赶路去京师公干，受阻于洪水，欲行不得，故想在贵庄暂宿一夜，随即拜纳房金。央烦先生向庄主禀报一声，万望周全方便。”

“原来是刺史大人，原谅小人无礼了。小人名叫廖隆，是这里的管事。我这就去向闲员外禀报，请老爷厅下稍候片刻。”

廖隆转身径向内厅而去。这时狄公才发现庭院的两侧外屋挤满了大群的难民。庭院后有一个马厩，狄公忙把他的坐骑牵了进去。马厩外有五六个少年正忙着放风筝。狄公见那风筝大都造型新巧，颜色鲜艳，几个已经放上天的由于风力太大，绳线绷得很紧，下面的少年使劲扯着，生怕绳线断了。

① 贵临——光临。



狄公好奇地看了一会儿，便请一个少年为他的坐骑洗刷喂料。那少年接过狄公给他的铜钱，高兴地答应了。狄公然后又赶快回到厅外的台阶下等候。

一个头戴紫貂厚皮帽、身穿灰羊毛长袍的矮胖先生从内厅急步出来，下得台阶，双手拉定狄公，激动地问道：“刺史大人，你是如何到达这里的？”

狄公皱了一下眉头，答道：“我是骑马来的。”

“你碰上飞虎团了吗？”

“什么飞虎团？”狄公疑惑不解。

那矮胖先生正待张口解释，一个高大健壮的先生来到了他们面前。他很有礼貌地问道：“刺史大人，你是独自一个人来这里的吗？”

“不，我有六十多名士卒随从，他们……”

“啊，苍天有眼！”矮胖子不禁叫了起来，“我们有救了！”

“他们此刻在哪里？”高个儿紧问道。

“在山冈北边的官道上。洪水在那里冲出了一个大缺口，我刚过了那缺口上的浮桥，浮桥便断了。浮桥一修好，他们马上便会来到这里。”

矮胖子听罢，耸了耸肩，失望地摊开了双手。

“请问你们谁是这庄园的庄主，我想今夜在这里借住一宿，依例拜纳房金。”

“到这里投宿？”矮胖子尴尬地一笑。

高个儿恭敬地答道：“庄主卧病在床，有失远迎。我名叫颜源，是这庄园的总管。这位是庄主闵员外的胞弟闵国泰先生，他是昨天才赶到这里来探视他哥哥的病情的。”

颜源一面说着一面引着狄公向内厅走去。狄公见那内厅两旁各有一间厢房，两边厢房与内厅之间用九折屏风隔开。颜源说道：“且请刺史大人房中用茶。”说毕三人进了东厢房，颜源点亮了桌上的蜡烛。三人逊让坐定，颜源又忙捧壶献茶。狄公摘下他的宝剑放在桌上，又解开了狐裘长袍的纽扣儿，背靠椅子，暗中观察眼前这两个人。

颜总管白净面皮，容貌端正，但眉须间却露出不安本分的神色，言语上又不无矫揉造作的腔调。他年纪在三十五岁上下，但厚厚的眼睑下已隐隐有黑斑生出，松弛的嘴唇角散开几丝浅浅的皱纹。狄公一眼便看出他属于那一类城里游手好闲、轻浮好色的浪荡公子。但他竟在这么一个荒僻的乡村庄园里当了总管。

颜源献茶时，狄公便问道：“颜先生和闵员外想来是亲戚了！”

“我同闵老夫人沾上点亲。我父母都在州府。去年我得了一场大病，险些儿坏了性命，病愈后父母便送我到这里来调养调养，换个环境。”

“今夜飞虎团会彻底根除你的病！”闵国泰忍不住插话了。

闵国泰说话带有浓重的乡音。圆盘似的脸上一圈浓黑的络腮胡子，下颚宽厚，脑满腮肥。一副盛气凌人的傲慢相，看上去便知是城里商贾掌柜一流人物。

“闵先生，令兄患的是什么病症？”狄公问道。

“哮喘，加之心脏有病，喘得就更厉害。”闵国泰草率地答道，“早些时候能留心颐养，他还不至于病成这么个模样。大夫说，如果不平躺在床上，不需一年半载，这性命便要赔



了。害得我只得把城里的茶叶行托给了那些信不过的人，一个人跑到这个鬼地方来。飞虎团今夜就要把这庄园杀得鸡犬不留，我晦气极了……”

狄公道：“你们说的飞虎团莫不就是一伙剪径的草寇？我来时就碰上过一个。他们的肩上都披着一块虎皮吧？不消我两剑就将他吓跑了。你们休生恐惧，浮桥修好后我的扈从士卒便能赶到这里救援。”

“老爷说得倒轻巧，刺史大人，修浮桥的木头从哪里来？”闵国泰又急了。

“我来时便看见一处橡树林，不能派人去砍伐些吗？”

颜源苦笑一声答道：“那橡树固然不错，但那伙强盗正潜伏在那里。老爷来时没见一株木桩上挂着一颗人头吗？那个可怜的人正是我们的庄客啊！飞虎团怕我们派人去缺口那边向官军求救，在村子前后都设了埋伏。”

总管说着又从茶盘里拿出一根筷子，在筷子的两侧各倒放一只茶盅：“这根筷子便是黄河，这边的茶盅是南岸官军的营寨，那边的茶盅就是敝庄。”他又用食指蘸了点茶水围着庄园画了一个圆圈：“敝庄所处的山冈是北岸唯一的高地，它的四周全被洪水淹没了。所以我们此刻正处于一个孤立无援的小岛上，往南岸去的渡船由于河水暴涨全被卷走了，渡口也被淹没了。闵先生恰好是昨天早上搭最后一班渡船从南边过来的。现在天知道渡口和山冈那边缺口上的浮桥几时才能修复。飞虎团扬言今夜就要动手了。他们正在赶制一辆云车，又准备将攻大门用的巨木搬运过来。”

狄公听罢，不由义愤填膺，问道：“他们共有多少人？”

“大约一百来人。”总管答道，“他们虽是一群乌合之众，

但都是亡命之徒，有许多便是久经沙场的兵痞。原先他们有三百多人，遭到官军的夹攻追击，剩下的便逃到了我们这里。由于洪水淹没了周围的地方，官军找不到他们的踪迹。他们在这山冈后的洞穴里安顿了下来，潜伏了好些日子。他们得知昨天渡口被淹，渡船被卷走，便壮大了胆，无须担忧南岸的官军前来剿捕他们了，便派了几个人来我们庄园，开口就要索取二百两金子。若是不给，他们就要洗劫这座庄园，杀个鸡犬不留。闵员外无奈，为了我们庄园里的人和那些难民免遭荼毒，决定给他们金子。他把开银柜的钥匙给了我们，但我们把那银柜打开一看，柜里却是空空如也。就在同一天，闵员外的侍婢潜逃出了庄园。我们断定那二百两金子就是她偷走的，还疑心她早与强盗有联系，不然飞虎团怎地知道闵



洪区图



员外家银柜里正好藏有二百两金子？我们把金子失窃的事告诉了强盗头目。那头目勃然大怒，说我们消遣他，有意设圈套拖延时间。他们限定今夜是交金子的最后时间。如果到时还不捧去二百两金子，他们便正式发动进攻。此刻他们正忙着准备进攻器具哩。我们偷偷地派人去缺口那边找官军，结果都被他们捉住，割了头颅和双手挂了起来。”

狄公说：“黄河南岸便有官军营寨，那里有一千多士兵驻戍。如果我们点起火，他们不是会来救援吗？”

闵国泰愤愤地说道：“即使这里成了一片火海，他们也只能隔岸观火！”

“是的。”颜总管接着说，“刺史大人有所不知，现在河水猛涨，河道水情复杂，他们不敢冒翻船的风险，且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飞虎团此刻正在这里猖獗横行。因为狡猾的飞虎团在渡口被冲毁之前，从不干扰来回两岸的商旅行客。”

狄公“嗯”了一声，微微点头，说道：“形势诚然紧迫，却也不是不可挽救。我们可以加强防护，坚壁死守。比如发些兵器给庄客，动员难民们一齐动手，昼夜巡逻，遇事报警，恐怕也不至于束手待毙吧！”

闵国泰冷笑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刺史大人，你知道我们有多少兵器吗？两杆生了锈的长缨枪，四五张弓，几十支箭，宝剑只有三柄，算上你搁在桌上的这柄，共四柄。”

总管道：“原先这个庄园听说有二十名骁勇善战的团丁，并有一个小兵器库。天下太平了这么久，这些武备渐渐都荒废了。”

这时，管事廖隆进来禀告为难民准备的米粥已经熬好。

闵国泰撅起嘴说道：“你看，又添了四五十张光会吃饭